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静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録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

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馬

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朱子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来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夭夭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茫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内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

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氣一動一静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説孔子潜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間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静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

舊説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聲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或問恂恂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温恭之意○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即温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疏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遥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總言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而言在太廟如此而極言之在朝廷如此但謹而不放爾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宗廟朝廷皆謂魯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胡氏曰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亹亹雝雝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

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中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許氏說文

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侃剛直也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理義而無所回屈

誾誾和悅而諍也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義理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誾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
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張子曰與與上聲不忘向君也亦通

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誾誾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峯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向君之意踧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踈愛有餘而敬不足則褻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慶源輔氏曰恭

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忌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辟音璧與躄同○盤辟乃盤旋曲折之意皆敬君命故也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强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遷傳至末

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于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傳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為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五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居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

又曰襜如言其衣之前後襜如其齊整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音舒君敬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擯相去聲之容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黄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

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南軒張氏曰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湫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除庚反闑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見禮

記

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克各反○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為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於此記之耳○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

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此常理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謂門屏音丙之間人君宁仲言反立之處所謂宁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問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

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揖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雙峰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内屏其屏在路門内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内諸侯當在屏外門内此為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内外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攝摳驅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縫房用反禮將升堂兩手摳衣

使去地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音迭失容也屏音丙藏也

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謂謹恐上階

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揷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顔若少放矣而蹴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細微自不覺其出入

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摳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注云似不息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梢又加整頓衆人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為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不

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勉齋黄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雲峯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集注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考工

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受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出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

上聲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

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

戰色戰而色懼也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擯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

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之隴反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也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

蹜蹜如也踵足後跟也略舉前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朱子曰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擺齊

亦防顛仆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新安陳氏曰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此云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形甸反也愉愉則又和矣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禮記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峯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覿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

齊其間絕無朝音潮聘往来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雙峯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側皆反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縁也俞絹反問緅以飾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揚者浮緅是絳色練服

也如今人鴉青也○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朞而練其服以緅為飾○雙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縓緣古註誤以縓為緅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縓取絹切縓是淺絳色緅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緅當縓殊不相似至於紺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為飾

緅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朱子曰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尅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尅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尅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

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為中央之間色

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音潮祭之服可知

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着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南軒張氏曰紺齊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為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祭之服禮服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陟暑反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甸反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縐絺之蹙蹙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切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先的反裘欲其相稱去聲○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覺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

之服也素衣麑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晋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温也

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　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畧反　明衣而寢故别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　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在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豳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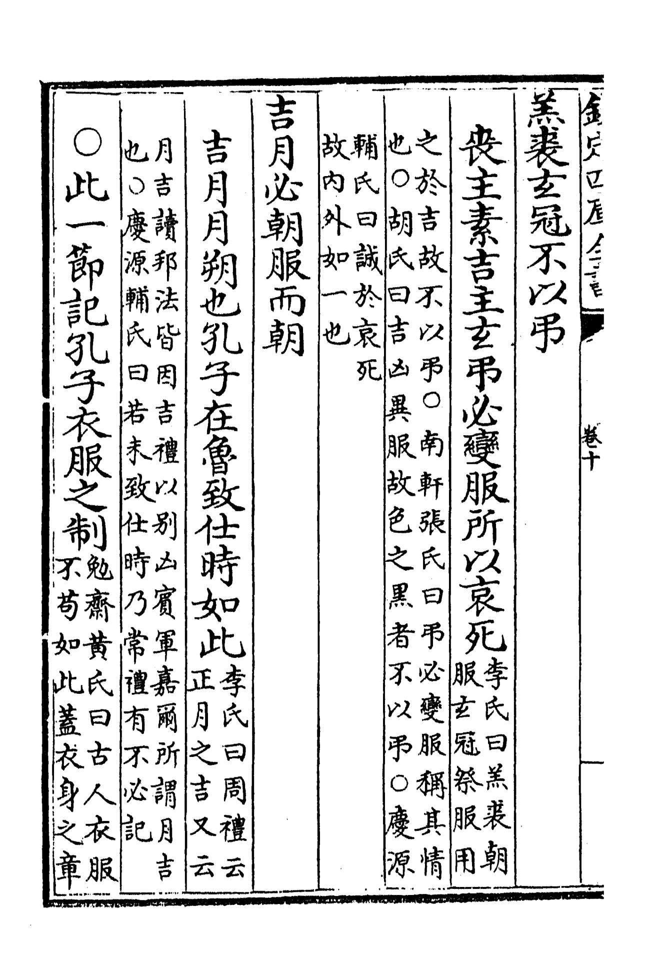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觽音攜礪之屬亦皆佩也南軒張氏曰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觽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以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

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于玉爾又按内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礪礱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　紛帨拭物之巾也觿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音潮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襞音璧積而旁無殺所戒反縫房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齊音咨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問襞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

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瀾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雙峯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為襞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防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

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朱子曰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行月朔之朝盡爲臣之恭也○雲峯胡氏曰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此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記孔子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朱子曰不茹葷謂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遷坐易常處也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遑寧也○慶源輔氏曰變食以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在下章則上章

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存之○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衣變常變食遷坐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雲峯胡氏曰鑿通作糳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臠切之而復切之聶少儀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注聶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

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内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物害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譏耻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羮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爾非謂腐爛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粥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强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饐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割肉未嘗不方斷音短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爲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

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羮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傳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説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食肉用醬

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烹煮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荼包豚殺其惡氣破開腹實蓼其中更縫合也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卵鄭氏讀為鯤鯤魚子也以魚子為醬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峯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入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鼈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

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朱子曰一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如字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閒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酒

以為去聲人合懽樂記曰酒食者所以懽合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慶源輔氏曰酒以為人合懽而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況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源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

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去上聲本草云薑味辛微温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須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南軒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

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古人飲食每種上聲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勉齋黄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謝氏曰聖人飲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聲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

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謂跪也○雲峯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

裳執戈揚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魌頭是也帥與率同百隸隸同而時難儺同以索室毆疫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問鄉人儺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

鄉人裼音傷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違陽氣故裼於文從示從昜以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裼儺通稱也儺出于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于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朱氏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虚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盖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

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又反理當如此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

重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音俊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餕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從正之朱子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賔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雙峯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許六反之者仁君之惠無

故不敢殺也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舉每日一番盛饌也膳時戰反夫授祭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新安陳氏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病臥不能著陟畧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時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興不忘恭也○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聲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

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雲峯胡氏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

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去聲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容而已申申夭夭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

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 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户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猛烈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之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

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甸反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問車中不內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蓋巂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欬者欬聲

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欬似驕矜又驚衆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衆也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盖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程子曰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

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闕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邢氏名昺濟陰人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闃古壁反張兩翅也見形向反爾雅愚按

如後兩說則共（居勇反）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聲）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釁許靳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曰橋紀小反人之罷倦頻伸夭橋舒展屈折名橋魚曰須魚之鼓動兩頰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曰狊鳥之張兩翼狊狊然搖動者名狊此皆氣倦體罷其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思義○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畧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修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告曾子一貫

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
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

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狥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耶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

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崇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之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吴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

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為言也○雙峯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音預焉故

知十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為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為證而斷十哲為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晢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於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

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字無所疑問釋非助字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賛顔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顔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顔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懽然領受而畧無毫髪之疑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

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忝丁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形甸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冶長篇子謂南容章解之○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下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

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顔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

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

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音脫參而賻之騑馬曰驂賻助也助喪用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反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與鬻同於市○問命車朱子曰記禮云大夫賜命車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

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椁周於稍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新安

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絶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勉齋黃氏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興喪予之嘆而不自知其為慟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

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葢顏路聽之新安陳氏曰葢疑辭以請車為椁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

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卻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撓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

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

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

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注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別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

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别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强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朱子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强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勤容

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峯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音恢之難去聲○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孔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輿豭從之豭豚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厠强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

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没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麤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

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歛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

也○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决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尊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

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反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宮墻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

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奥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奥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峯饒氏曰觀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今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

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模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

曰然則師愈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言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禀

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

○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爲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

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絶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絶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

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新安陳氏曰使能反身脩德則知吾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歛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歛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歛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

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然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素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況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

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遍反齒見齒笑也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乎然事時可也若當有冠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

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七到反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

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

容儀

由也喭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去聲稱喭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喭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克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喭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況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

著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耶○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内粗俗則畧乎外道乎内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

吴氏曰此章之首脱子曰二字甚是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屢空數音朔至

空匱也不以貧窶郡羽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貧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潛室陳氏曰簞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廢舉

與時轉貨貲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貲億意度音鐸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下同道新安陳氏曰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與遲學稼圃夫子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

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蓋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黄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厲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此已是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

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奥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曰論篤

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温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

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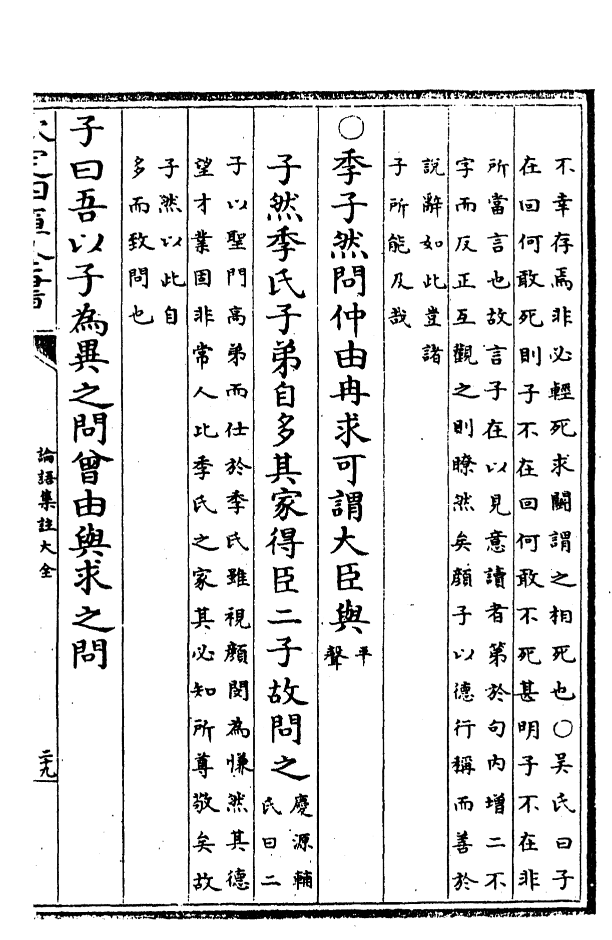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舉樂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音恭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慶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真所謂受罔

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矣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雙峯饒氏曰孔之於顔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

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顔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患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顔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

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别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子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



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鬬謂之相死也〇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

〇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勉齋黄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問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使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明之事君是也故孔明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未

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

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弒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弒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弒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末為之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為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平聲）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荅孔子故惡其佞）○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

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〇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胄子敎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脩已治人

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荀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静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卧反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汝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葢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屬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上聲矣哂微笑也厚齋

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

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倣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形甸反曰會衆頫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

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衆也頫即見也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厚齋

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謙而子華又謙於冉有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晳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希問

去聲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音夾之衣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浴盥音管濯也今上巳祓音拂除是也問浴之為盥濯祓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禁蠱引此為證是也韓愈李翺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沿不察此耳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音善）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音扶）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故其動靜之際從（七容反）容如此（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

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晳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晳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

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洛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聲己為去聲人之意胡氏曰即其所居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

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隱然自見形甸反於言外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

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胷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

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一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

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鍼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胷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晳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

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灑意思○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

末而點起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妄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之夫音扶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悲撿反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

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高遠之弊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

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去聲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

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麽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當不是事為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

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撓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平和也曰是○到為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雲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聖人之志故

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捱去一貫之

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黄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為技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矻矻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恠點之獨得也若顔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沈潛渾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晳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晳之不及乎回參而卒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

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默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早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趣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末而胷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一